

# 《聊斋》语言艺术摭谈

孙菊园

《聊斋志异》是我国杰出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虽是用文言写成，但却植根于民间文学的土壤，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几百年来，在地方戏曲和民间说唱文学中，《聊斋》故事始终是我国观众最喜爱的题材之一，以至人们在街头巷尾相聚闲谈时，“说聊斋”也成了一时的风气。

《聊斋》何以会有如此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那特有的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曲折的情节以及生动的形象吸引着读者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语言。

## 丰富的文学语汇

蒲松龄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在《聊斋》里运用和创造了大量的文学语汇。这些语汇，如同绚烂夺目的明珠，闪烁在我国语言艺术的宝库之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汇的优美和丰富与否，是衡量文学作品成败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一部作品，颠来倒去就只有那么几个乏味枯燥的词语，那是决不会给人以任何美的感受的。而当我们打开《聊斋》时，那多采多姿，新鲜活泼的语言就能使你兴味无穷，爱不释手。

《聊斋》的文学语汇是如此丰富，决非一

篇短文所能尽意的。这里只能略列数斑，以窥全豹。

例如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各种声音的描写，《聊斋》的用语就非常之多。那些不同的用语，不仅避免了语言贫乏、重复等弊病，而且更好地体现了各种被描写对象之间的细微差别，使之更细腻、更传神。仅以形容人的说话声为例，就有以下各种不同用语：

咕咕：芳云向妹咕咕耳语，遂掩口而笑。（《仙人岛》）

呶呶：众口呶呶，如将寻斗。（《陈锡九》）

絮絮：有心爱妾，但图永好可耳，絮絮何为？（《林四娘》）

刺刺：三人絮语间，刺刺不休。（《口技》）

喋喋：王唯喋喋，强自解免。（《仙人岛》）

喋聒：小娘子，亦学人喋聒！（《姊妹易嫁》）

咤咤叱叱：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婴宁》）

以上均为形容人的唠叨多语。

呢喃：兄于枕上教毛诗，诵声呢喃。（《于去恶》）

喃喃：喃喃如梦语。（《贾儿》）

喁喁：闻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聂小倩》）

唧唧：闻两人在床上唧唧语。（《孙生》）

浓浓：闻一人在门外，浓浓与小儿语。

(《红玉》)

嚶嚶：闺房内嚶嚶赋语。(《辛十四娘》)

切切：闻人语切切。(《青凤》)

以上为低语或细语声。

呻吟：呻吟不绝。(《佟客》)

呶呶：顾假呶呶作呻楚状。(《丐仙》)

歔歔：又益歔歔。(《小梅》)

咨嗟：王及内侍，仰面咨嗟。(《雏鸽》)

啾啾：大哥啾啾，得无以遣戍无人邪？

(《阳武侯》)

嗷嗷：贫难军民，妻子嗷嗷。(《王十》)

以上形容人的哀愁、叹息声。

嗤嗤：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婴宁》)

吃吃：将嚼，犹闻嬉笑，吃吃不绝。(《孙生》)

局局：女掩口局局而笑。(《萧七》)

以上为形容人的笑声。

叱咤：闻墓中叱咤声。(《姐妹易嫁》)

呵叱：呵叱频催。(《佟客》)

吼咤：持刀吼咤，人众都奔。(《凤仙》)

以上为形容人的怒喝声。

其他还有很多，诸如“咻咻”(形容人的嘘气声)。“啧啧”、“咯咯”、“呱呱”、“哑哑”、“呜呜”、“啾啾”、“啾啾”(以鸟语音形容人语音)“啜啜”(鱼吞食声)“嚼嚼”(形容人的忍寒声)还有“嘶嘶”、“嗷嗷”等。这里由于篇幅关系不能一一举例了。

本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本身就充满了美妙的天籁之声。作为以人类和自然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理应写出它的无比丰实和复杂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从语汇的海洋中找到最能反映描写对象的语词，不仅需要广博的语言知识，而且要有细致的琢磨推敲功夫。仅以上述形容人的低语和细语声为例，其中“喃喃”一词，有自言自语、模糊不清的含义，用它来形容“梦语”正妥；而“啾啾”一词包含了杂乱细碎的意思，用它形容两人的细碎

对话声也正贴切；还有“嚶嚶”一词，原是指鸟鸣声，这里用来形容女子悦耳的细语声就非常之生动；其它如“啾啾”、“啾啾”、虽然也都是低声细语和小声交语的意思，但为了避免用词的雷同，作者选择了各种不同的语汇来表达相近的含义，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再如形容人或其事物的漂亮、美丽，《聊斋》的用语之丰富也非一般作品所能望其项背。试看：

美丽：然或出见美丽而悦。(《单道士》)

秀丽：秀丽如好女。(《韦公子》)

艳丽：艳丽双绝。(《香玉》)

惠丽：安赞其惠丽。(《花姑子》)

慧丽：慧丽多谋，必能分忧。(《黄九郎》)

雅丽：雅丽不减嫦娥。(《嫦娥》)

姣丽：姣丽无双。(《阿绣》)

媚丽：嫣然含笑，媚丽欲绝。(《胡四姐》)

娟丽：娟丽无双。(《阿宝》)

温丽：新妇见姑娘，温丽异常。(《胡氏》)

妖丽：疑人世无此妖丽。(《林四娘》)

婉丽：蓄一妾，颇婉丽。(《妾击贼》)

浮丽：妇女浮丽如京都。(《金和尚》)

以上为形容女子的外貌、体态和风姿的，此外还有直接作为女子代称的如“姝丽”“佳丽”等。

形容楼阁、陈设和其它事物的则有：

壮丽：楼舍群起，壮丽拟于世胄。(《仇大娘》)

弘丽：台上殿十一楹，弘丽无比。(《仙人岛》)

伟丽：赎墓田一顷，封植伟丽。(《刘夫人》)

峻丽：见闲阁峻丽。(《官梦弼》)

芳丽：陈设芳丽。(《狐嫁女》)

靡丽：粉华靡丽。(《长清僧》)

奢丽：穷极奢丽。(《寒月芙蕖》)

侈丽：备极侈丽。(《淮水狐》)

粲丽：被服粲丽。(《武孝廉》)

繁丽：楼阁繁丽。（《萧七》）

炫丽：袍服炫丽。（《绩女》）

靓丽：花木靓丽。（《猪咀道人》）

与一个“丽”字就能组成如此众多的语汇，表现那么丰富的内容，这比我们言必“美丽”的那些文章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其中形容女子的每一个语汇，都能表现对象的性格、外貌、特征。如《花姑子》里，“安赞其惠丽”一语，主要突出的是花姑子的贤惠、美丽；《黄九郎》里“慧丽多谋”一语，聪慧和多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胡氏》内“新妇见姑嫜，温丽异常”一语，正是表现新妇的温顺性格；《金和尚》篇“妇女淫丽如京都”一语，则反映了京都的特殊社会风气；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一律喻之“美丽”，那就失却了现在这许多细微而准确的含义！

同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写人凝目而视的就有：凝眸、凝睛、凝注、凝睇、凝盼、凝眺等；形容人死的则有殒殒、殒谢、谢世、殒谢、殒折、湮逝、奄逝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一系列词语，有不少是现在辞书里已经写明了的，《聊斋》为其提供了例证；有的虽然辞书里有这一词语，但《聊斋》里出现的义项却没有；还有的连词条都未曾见的。因此《聊斋》语汇，给我国语言艺术宝库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 典雅和俚俗

《聊斋》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典雅和俚俗的和谐统一。《聊斋》是用古文写成的，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的文学语言，同时又大量提炼和熔汇进了当时的方言俗语，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典雅工丽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

《聊斋》的读者，对它的用典之多留下深刻的印象。诚然，用典过多给这部小说带来了弊病，但总的来说，这是与小说作者所选择采用的文体相协调的，它使小说在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聊斋》所用典故大约二千有余，涉及的书、文、诗、词、赋则有五百部之多（其中诗文仅按作家人数计，如按篇计算，那就远不止此数）。这里面既有正史经书，又有野史笔记；既有戏曲小说，也有诗词文赋；既有人们常用的那些名著，又有很多不为人注意的偏僻书籍；范围之广，涉及到文、史、哲和地理等各个方面。其中用得较多的，如《左传》（用了约152个）、《史记》（用了约151个）、《前汉书》（用了约150个）、《诗经》（用了约106个）、《晋书》（用了52个）、《庄子》（用了约36个）、《世说》（用了约50个）。

但《聊斋》的语言之妙，并不仅仅表现在用字的典雅上，而且还表现在这种典雅和俚俗的和谐结合上。蒲松龄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古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熟悉和重视群众语言的民间文学巨匠。他生平写过《日用俗字》的杂著，还成功地用方言改编过《聊斋》中的故事，写成一些“老嫗可解”的俚曲，“使街衢里巷中见者感而闻者泣”。正是由于蒲松龄如此重视群众的方言俗语，因此即便在《聊斋》这样的文言小说中，也掺进了大量的俚语俗语，增加了《聊斋》语言的魅力。

《聊斋》用到的俚语俗语相当多，而且都极其生动传神，对表达小说的内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啰嗦”、“动气”、“下流”、“狼抗”、“长舌妇”、“齜齜贼”、“穷措大”（谓穷秀才）、“醋葫芦”、“小鬼头”、“赔钱货”、“贱骨了”、“醋娘子”、“恶作剧”、“闲磕牙”，等等。此外，小说也并不是简单的袭用俗语，而是经过自己的改造，使之虽俗却雅，诙谐生动。如一般形容凶狠的女子为“雌老虎”，《聊斋》却作“胭脂虎”。又如俗谓的“汤婆子”（南方冬天取暖用具），《聊斋》却作“汤夫人”。这都比原来的俗语更雅而有趣。

《聊斋》这种典雅和俚俗和谐统一的语言风格在描写人物对话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翩翩》一篇内，有一段写翩翩和花城娘子的对话：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

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

这一段对话，既用了“小鬼头”、“小哥哥”、“快活死”、“西南风吹送来”等一系列口语，显得生动活泼，同时又用了《霍小玉传》里“苏姑子好梦”一典和“诗经·小雅”中瓦窑一典（谓生女子），这使文章不仅读来亲切，而且又脱去俗尘。

再如《阎王》一篇里，写李生功其悍妒的嫂嫂，要她不要再作恶，其嫂听了，一一

怒曰：“小郎若个好男儿，又房中娘子贤似孟姑姑，任郎君东家眠，西家宿，不敢作一声。自当是小郎大好乾纲，到不得代哥子降服老媪！”李微晒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哭不暇矣”。曰：“便曾不盗得王母笏中线，又未与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怀坦坦，何处可用哭者！”

这一段对话，同样用了好些典（嫂称叔为“小郎”，典出《世说》；“孟姑姑”典出《后汉书·梁鸿传》；“东家眠，西家宿”典出《战国策·齐策》；“玉皇香案吏”典出元稹诗），但这些典故穿插在口语里，一点也不显得堆砌呆板，相反使整个对话雅中有俗，俗中见雅，雅俗结合，生动活脱，可以说这一特点正代表了整部《聊斋》的语言风格。

## 声口如闻的人物语言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是刻划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它比之作者对人物的神态动作作直接的描写，常常具有更生动的艺术效果。在《聊斋》中这部分描写特别成功，而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因此，我们读《聊斋》的每一篇章，往往只要通过人物的寥寥数语，便仿佛此人如在眼前。

如《青凤》里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不怕狐魅的青年。一天夜里他见楼上灯光明灭，闻人语切切，便突然闯了进去，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来！”只此一呼，便把一个狂生的样子突现在读者面前。

又如《聂小倩》里写一老媪与一妇在议论聂小倩，正好聂小倩此时走来，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两人正谈道，小妖婢悄来无迹响。幸不瞥着短处”。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摄魂去”。几笔勾勒，活画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媪形象。

类似情况我们还可举出很多。在《聊斋》里，无论是少女、老媪、狂生、武夫、秀才、侠客、痴情郎、负心汉，以及贪官虐吏、市井俗人、三姑六婆、和尚道士等等，无一语不合身分，无一人不具个性。在用文言写成的小说里，人物对话能写到如此生动传神的地步，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当然，人物对话仅仅是要求体现出少女与媒婆、秀才与武夫、痴情郎与负心汉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而对同是少女或同是媒婆，要真正从他们的语言中来辨别他们的性格特征，就非得要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不可了。而《聊斋》就做到了这一点。如《聊斋》中写到的一些所谓“痴情郎”，这些“痴郎”在执着追求爱情，平等对待妇女等问题上都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倾注了作者理想的男性艺术形象。但作者在描写他们时善于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出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如《阿宝》篇里的孙子楚和《连城》篇里的乔生，都是情种。但孙子楚“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当他为人所戏，不自量力而遣媪去向阿宝求婚时，阿宝戏曰：“渠去其枝指（按，孙子楚手有六指），余当归之”。媪回来告诉了他，他只说了“不难”二字，即以斧自断其指。这就把一个心实嘴笨的人的样子给刻画出来了。而《连城》里的乔生，是个“少负才名”，“以文相契重”的名士，

他对连城的爱情也很坚贞，当他得知连城说她自己“三年必死”，要他“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时，他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又说：只要“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这些话则表现了一个才子名士的气质、风度。两人同是情痴，但个性各迥异。

再如《婴宁》篇里的婴宁和《小翠》篇的小翠，两人都是活泼爱笑的少女，她们天真烂漫，不遵守封建礼教闺范，在这方面可称是孪生姊妹。但由于两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一个生长在偏僻的山村，一个生活在比较严峻的家庭，因此前者纯是天真烂漫，竟至于把王生欲与她“夜共枕席”的话，当着生面讲给母亲听，说是：“大哥欲我共寝”；而当生责怪她不应说此背人语时，她又说：“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读了这些话，一个憨状可掬的少女形象真是呼之欲出。而小翠由于她那严酷的家庭环境（公公因为时刻怕政敌搞他，总是担心这样的媳妇给他闯祸），这就使得她在天真之外又加上了机警。她暗中帮助双亲对付政敌，但双亲开始却把她当“祸水”看，认为她这样下去就要“赤吾族矣”。小翠任凭公婆诟厉怒骂，在内含笑而告之曰：“寂无烦怒！有新妇在，刀锯斧钺，妇自受之，必不令贻害双亲。翁若此，是欲杀妇以灭口耶？”这就表现了小翠机智沉着的性格。可见，同是活泼爱笑的女子，但不同的人物语言，就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差异：一个天真得颇有点憨，一个活泼中透露出智。

要写好人物语言，使之达到俗话说的“声口如闻”“面目酷似”的程度，并不是容易的事。仅表面地理解和演绎一下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是达不到所谓“声口如闻”的目的。这里需要作者对笔下所写的人物（包括

对其语言口吻）作深刻细致的观察，使人物的模样声口先烂熟于心，然后再加以传神描摹，诉诸于文学作品。《邵女》篇中有一段摹写媒婆贾媪的对话，堪称是传神的上品。这段对话虽然稍长了一点，但它细腻地刻划出了一个媒婆的心理状态。这个媒婆是受柴某之托，往贫士邵家说媒的。她登门后先“故与邵妻絮语”——

睹女，惊赞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阳院，赵家姊妹何足数得！”又问：“婿家阿谁？”邵妻答：“尚未”。媪言：“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作资客也！”邵妻叹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读书种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复遴选，十无一当，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茆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邵妻笑不言。媪抚掌曰：“果尔，则为老身计亦左矣。日蒙夫人爱，登堂便促膝赐浆酒；若得千金，出车马，入楼阁，老身再到门，则阖者呵斥及之矣”。

这一段对话，真可谓口底生莲，笔下生花，把一个能说会道的媒婆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你看她先是佯装不知邵家有女的样子，极力一扬；接着故问有无婿家，并偏说王侯作婿，更匪夷所思；继而以“昨一大笑事”转入正题，并顺便说出“千金为聘”以诱之，但却又自己驳斥之；最后则把自己撇清，反说事成之后会对自己不利，似乎她并不是为自己谋利的。贾媪这种特有的说话技巧，连同她的声口腔调，真把一个人写活了。这里，我们在惊叹之余，不禁想到：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没有对各种人物内心世界的悉心揣摩，要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不可能的。